

君临天下

下
JUNLIN TIANNXIA
寂寞皎皎
著

我若离去，便是飞鸟投林，鱼入大海。
从此生生世世，与君永诀！

寂寞皎皎
作品系列
008

她有她的青梅竹马；
他有他的佳丽无数。
阴谋棋局中，多少人身不由己？
险恶算计里，有几位可测祸福？
生关死劫，对错折磨……
试问，这情爱可是宿命天成？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3686 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有女同行，
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
佩玉将将。

君临天下

下
JUNLIN TIANNXIA
寂寞皎皎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临天下: 全2册 / 寂月皎皎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31-7

I. ①君…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2459号

- 书 名 君临天下
作 者 寂月皎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 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gdgm@souhu.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
字 数 41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731-7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一章	拈花笑，是非境里有闲日	1
第二章	锦屏掩，镜里情事梦中欢	15
第三章	幽兰熏，一曲清琴认知音	29
第四章	龙凤斗，欲言守静何曾静	44
第五章	月千里，虚风假凤春梦阑	57
第六章	惊弦起，衣袂翩跹谁家女	70
第七章	孤鸿影，倚天横剑清风淡	84
第八章	绯期短，歌阑饮恨春情薄	97
第九章	月胧明，至亲至疏至深情	110
第十章	关山道，夜来风起琉璃院	124
第十一章	笙箫碎，何必英雄尽男儿	138
第十二章	月沉沉，曾记人间行路难	151
第十三章	霏色深，素衣白马冶游天	165
第十四章	腥风起，对酒逢花血雨落	179
第十五章	莫惊心，若毛饮血峭风冷	193
第十六章	帝王策，枯骨亡魂碧潭寒	206
第十七章	月弄辉，陌上风流花繁盛	219
第十八章	南柯梦，梅子青青少无猜	233
第十九章	沉金井，惟愿郎心知妾心	248
第二十章	攻心计，谁解世间痴儿女	262



君临天下

目录 [上]

C O N T E N T S



君临天下

- 第二十一章 秋夜长，谁织罗网困羽翼……277
- 第二十二章 黄沙染，尸骨筑成青丝冢……292
- 第二十三章 人间世，江湖无日不风波……308
- 第二十四章 缥缈月，西风横摇鸾凤影……322
- 第二十五章 芳情散，朱户琼窗昔梦违……335
- 第二十六章 弄清溪，谁道往事逐孤鸿……349
- 第二十七章 枕双鸳，月斜烟重清欢共……363
- 第二十八章 着意深，看卿谈笑清波澜……376
- 第二十九章 宴琼殿，清尊酌下玲珑心……389
- 第三十章 西风卷，霜月澄明花满檐……402
- 第三十一章 逍遥游，君若无情我便休……416
- 第三十二章 莫思量，宝篆香销烛影低……431
- 第三十三章 浮生忙，谁将沉醉换悲凉……445
- 第三十四章 是与非，世事翻覆多少回……458
- 第三十五章 花期短，良宵易散锦衾寒……471
- 第三十六章 珠光散，吹断一床蝴蝶梦……484
- 第三十七章 深闺峙，千山风雨锦绣中……497
- 第三十八章 清影瘦，一枝芳信东君手……510
- 第三十九章 流年度，梦回明月生南浦……523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秋夜长，
谁织罗网困羽翼

JUNLIN
TIANXIA
第二十一章

另一间门窗紧闭的华美屋宇内，泾阳侯正不安地来回走动。

“让我找人？扔了两个烫手山芋在我这里，不但动不得，还得替他们守着，如今还落了不是了？还内贼？内贼偷财物尚有几分可能，放走那两人做什么？”

曲赋和另两名心腹官员正候在一边，闻言道：“正是这话。京中那位公子再三说了，徐家丫头还罢了，那许世禾十分要紧，给关在侯府总比关在别处好。可便是动手，也不会选在咱们侯府动手，平白给侯爷惹来麻烦。”

刚逃回的澹台氏坐在一边圈椅上，犹自面色青白，神魂未定，喃喃道：“可不是吗？虽说在咱们府里，可太子的人几乎须臾不离，咱们的人根本没法和许世禾说上话，更别说撬开他的嘴了……这不是没吃着狐狸，反惹了一身骚吗？”

泾阳侯便皱眉看向她，“你到底看清没有？我便不信那么巧，这边进了两个劫匪，那边太子妃的两个近卫也刚好都不在身边！闹不好便是她有意要咱们难堪，一边悄悄将他们转到别处关着，一边为难咱们，反和咱们要人！”

澹台氏皱眉道：“妾身当时也吓得慌了，委实没看清容貌。但看身材不像呀！那个叫排骨的生得高大魁梧，可劫咱们的人，两个都是中等身材。”

曲赋道：“侯爷，别说事情发生时，有人看到那两个近卫正在酒楼里，边喝酒边等着为太子妃现做的珍珠梅花糕；便是没人看到，若无十足证据，也不能说就是这两人干的。”

泾阳侯问：“那么，依你之见……”

曲赋道：“人是自然要寻的，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去寻。至于寻到后交不交给太子

妃他们……”

涇阳侯紧皱的眉蓦然松开，拊掌笑道：“对，不论是谁在背后主使此事，寻到许世禾后交不交给太子妃他们，便由得我了！若是能寻得……也算是咱们为世子尽了一份心！”

曲赋虽不知许世禾手中握着什么秘密，却也知道这秘密十分重要，遂点头道：“若此事能助到世子，那自然更佳，更佳！虽说是在侯府弄丢的人，毕竟事出突然，且看守他们的同样有太子身边的人，便是太子也不好过分责怪侯爷。”

涇阳侯踱了两步，笑道：“不错。再则，太子妃与楼小眠都在府里，真追究起来，他们岂不是也有监管不力之责？说什么一个弱女子、一个病者！哼，楼小眠从来就是个痲病鬼好不好？赵凌一也着实蠢，伏击几次都没能要了他的命！太子妃还敢自称弱女子？园子里养的母老虎都笑掉大牙了！”

澹台氏闻言忽道：“楼小眠的病别是装的吧？正好让太子妃借着探病和看账册之机时时待在一处。他们防范得紧，黛云那死丫头又不争气。虽没听说别的，但听闻近两日，太子妃根本没看几本账册，依然屏去下人，和他从早到晚待在一处，孤男寡女，说说笑笑，全无忌讳！”

曲赋道：“的确不成体统。但听闻太子向来风流，楼小眠清好无双，多半与太子有染，方才得如此盛宠。太子妃容色寻常，但出身尊贵，皇上又宠她，太子不待见她三年，也没见她地位动摇分毫。想来便是太子知晓此事，也未必会放在心上。”他点点自己的帽子，低声又道：“便是真有那回事儿，若太子不介意心爱的楼公子替他尽尽夫婿的责任，把帽子染上那么点不雅的颜色，旁人也无可奈何。”

澹台氏冷笑道：“太子不介意，难道皇上皇后也不介意？若太子妃失德，或者犯了七出之条，日后还有何资格母仪天下？”

涇阳侯道：“可惜并无实据。”

澹台氏道：“要给她造些实据也不难吧？”

她贵为涇阳侯正妻，虽对涇阳侯的嗜色如命无可奈何，但平素在高凉甚至江北一带高高在上，备受尊崇，如今被木槿打得灰头土脸，颜面尽失，她早已恨之入骨。最可恶的是，木槿身份太过尊贵，手段太过强势，她便是有千种手段，也不敢轻易动手。

涇阳侯听得倒也有些动心，细想却连连摇头，“太子妃身边的人虽不多，却个个刁钻。咱们便是想弄手段，也不容易施展得开。一旦被她抓到了把柄，一状告到皇上跟前，别说富贵前程，就是项上人头都未必保得住！”

澹台氏不服，冷哼道：“她平时必在皇上跟前装憨卖巧，又借着上一辈的情分

才格外得宠。皇上那样平和的性子，焉会喜欢这么个手段毒辣、心机深沉的女子做儿媳？”

泾阳侯冷笑，“你妇道人家懂什么？皇上还是失明皇子的时候，就是有名的目盲心明。听闻在京中时，太子不怎么理会太子妃，皇上却和她日日相处，又怎会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太子妃刚嫁过来时受了些委屈，皇上亲去一顿发落，杖毙的杖毙，流配的流配，根本不管那些人是否真的打算对太子妃不利。他摆明了是杀鸡儆猴，告诉众人，宁可错杀不肯放过，绝不可能饶恕任何威胁到太子妃的人。到皇上跟前告她的状？哼，真嫌活腻了！”

澹台氏顿时沮丧，搓着手不说话。

曲赋一直在旁静静听着，此时忽道：“皇上护着太子妃，却未必会护楼小眠。朝中等着落井下石的，想必大有人在吧？”

“楼小眠！”泾阳侯的眼底闪过即将猎杀到猛兽般的异样光芒。

曲赋捋须轻笑，宽大的袍摆随着他的动作翩翩拂动，颇有些儒雅仙风，可他眼神锐利阴狠，如黄泉路上缓缓行来的勾魂使者。他道：“皇上最看重的，无非是太子与太子妃二人。他与太子同眠同宿，行止暧昧，便已犯了皇上大忌；如果再牵涉太子妃名节，舍车保帅，势在必行！不管这一次太子江北之行的最终结果如何，剪除楼小眠，于我们无疑有百利而无一害！”

“果然……有道理！”

泾阳侯看向澹台氏，“这内闱之事，由夫人出面最为合适。”

澹台氏已经悟过来，连声应道：“侯爷放心！明日我便修书给姐姐，细细说明此事！”

木槿回到自己卧房不久，便见郑仓也跟来了，“公子说太子妃今夜可能有用人之处，让我过来听候太子妃吩咐。”

木槿便知楼小眠并不放心，特地叫郑仓过来帮忙。

他并未过问她的计划，完全放任她自主行事，却以行动表明他对她一万分的支持。

可以想见，若是她中途出了什么差错，他必会全力相助，哪怕她独断专行，这么大的事都不曾跟他商议过一丝半点。

她这楼大哥，不仅容色绝美，性情温和，更兼聪颖敏锐，善解人意，简直就是完美男子的典范。

木槿心中感慨，遂向郑仓笑道：“仓鼠，回去叫楼大哥早些安睡吧！我便是因他

病着，怕他费心，才没找他商议。如今一切安排妥当，再不会有差错。若楼大哥能安心养病，尽快复原，便不算辜负我这片心意啦！”

郑仓见她说得笃定，这才放了心，仔细再将木槿打量几眼，才舒展眉眼含笑离去。也不计较他那么个高大威猛的大汉被这小丫头称作仓鼠了。

木槿这才转头看向青桦等人，问道：“在外还算顺利吧？”

青桦点头，“在咱们待的那个酒楼雅间后面，早预备了两名机灵兵丁藏着。只等我们过去，便可装作咱们的模样在那里待着，然后我们悄悄扮作下人，跟织布回侯府行事。谁知正好遇到离弦……”

“离弦！”木槿不觉紧张地捏紧袖口。

“对！”青桦略一踌躇，答道，“我后来再见离弦时，向他转达了公主之意。离弦本来已应允回蜀了，但不知怎的又留了下来。昨日我问起时，他说收到了太子密信，言道江北近日恐有变乱，故而依然留在了高凉。其实是怕公主有事吧？昨日见我们出府，当即便跟咱们进了那酒楼。他比咱们身手都好，遂跟我入府劫了澹台氏和季氏，留了顾溇在那里，还不时出去找人说话，想来更加不会有人疑心到咱们身上。”

“便是疑心也无妨。只要他们觉得许世禾还有价值就行！”

青桦点头，“既然离弦在这里，我已拜托他帮着照应。待会儿我们再出去盯着些，应该不会有问题。”

“可五哥什么意思呢？变乱……”木槿让青桦退下，沉吟着慢慢端了茶来喝。

许思颜不在，那套霁红瓷的茶具终于免了死无全尸的惨淡命运，依然好好地排于黑漆填金的花梨木大托盘内。

明亮如雨后初霁的清艳霞红，光洁如玉，依稀如许思颜那俊雅好看的面庞。

若连萧以靖都看出江北不安，想来许思颜更该心中有数吧？

否则，他临走也不会悄悄给她留下一支百余人的精悍人马以备不时之需。

也不知道他脸上那四条血痕有没有褪去，如此出去见人，其实真的不太雅观。难得他居然恍若无事，照旧策马扬鞭闯向不测之地……这脸皮真够厚的。

她做了个鬼脸，敲着茶盏听那清澈的响声，悄声笑道：“大狼，你脸皮该比这茶盏还厚吧？”

北乡郡，驿馆。

许思颜刚送走客人，便打了两个大大的喷嚏，于是叹道：“唉，必定是又有谁在背地里骂我……”

沈南霜忙将一件袍子披到许思颜身上，笑道：“太子想什么呢？分明是北方冷，



不小心站在风口里了吧？太子要多多保重才好，万一着凉，皇上京中遥闻，只怕也会不安。”

“嗯。”许思颜微笑，“庆将军已经送走了？”

“送走了！”沈南霜有些忧虑，“南霜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听庆将军口气，是不是近期会有什么变故？”

“该来的总要来，我们也不是全无准备。何况如今又有庆将军相助，等后天我去庆府秘密见过晋州武将再商议吧！”许思颜思忖，“也不晓得小眠他们在泾阳侯府怎么样了……”

沈南霜道：“有楼大人在，谅泾阳侯也不敢怎样。何况太子妃那性情，也没那么容易被人欺负。”

许思颜摸摸自己刚褪去疤痕的面颊，轻笑道：“可不是吗，野猫似的……也不知萧寻怎么教的，养得这样刁蛮，居然还敢跟我装傻！我就不该可怜她受伤，把她留在那边享福。若她和小眠在，该能助我一臂之力吧？”

仿佛又被木槿那被剪掉指甲的手指从脸上掠过，柔暖之后，是微微的赤热。

然后莫名地，有一丝甘泉般的沁甜之意从心头紫出。

他抬头，正见皓月当空，秋色澄晖，天清似水，恰照着院里一丛木槿，姿形曼妙，枝叶繁盛。此时夜间花谢，似铺了一地碎锦，浅紫粉红，煞有风姿。

他拈过几枚花瓣，皱眉道：“这里的木槿花怎么回事？白天瞥一眼，明明好端端的，怎么一个傍晚全凋谢了？”

沈南霜道：“木槿花又叫朝开暮落花，只一日红，当天便会凋谢的。”

许思颜皱眉，“当天便会凋谢吗？怎么这几日我每天都见这木槿开得热热闹闹？”

“因为现在正是木槿开花的时节，今晚谢了，明日还会有旁的花骨朵儿陆续盛开。”她一边答着，一边凝望着许思颜。

他容颜如玉，双眸蕴采，随意披着衣衫拈花浅笑，雍容雅秀，尊贵出尘，竟叫她一时移不开眼去。

许思颜全未在意，只抚着那花瓣沉吟，“以前倒未注意。”

沈南霜道：“木槿本是再平常不过的花儿，寻常人家常用它来扎篱笆，称作槿篱，倒也实用。咱们太子府金砖碧瓦，富丽堂皇，自然用不上那个。太子不曾注意到，原也不奇怪。”

许思颜不觉笑道：“拿木槿扎篱笆？听着好生有趣！”

他笑颜乍展，敷着层清莹月华，如菡萏迎风而绽，清幽袭人，比往日更添几分温

柔可亲。

沈南霜瞧着，却觉心头也似生了一株菡萏，从含苞待放渐至花颜巍巍而展。眼见他衣衫飘飘拂拂，不急不缓从跟前走过，径自走向屋内，心里那菡萏也便瓣瓣而绽，只朝着那优雅高挑的背影开了去。

当年，在那泛着腐臭和死亡气息的大牢内，她去救纪叔明，一群不知哪里钻出的高手将她擒住。她硬是被按倒压跪于地，头部几乎要碰到满是污血的地面。

她满怀愤懑和不屈，盯着眼前缓缓飘来的石青色袍角。

生长于村野尼庵，她认不出那衣袍质料有多么名贵，只觉袍角虽素净无纹，是沉静且不张扬的颜色，却有種莫名的威压之气，让她喘不过气来。

“放开她。”他的声音温和悦耳，全无预料中的威严凌厉。

她终于能抬起头，看到少年绝美的笑颜在大牢内昏暗的油灯照耀下浮动，笼雾紫纱，倾注了星光般的眼眸清明地映着她狼狈的模样。

有怜悯，有惊艳。

让她强撑的刚硬再也坚持不住，簌簌地掉下泪来。

他修长有力的手指支起她的下颌，眸中笑意愈深。

“居然是个……绝色的美人儿呢！”大庭广众之下，他并不掩饰他的欣赏，手指摩挲在她细滑的面颊上，轻笑道：“带回府去！”

旁边官员愕然，“太子，这……”

而他只甩袖离去，走了老远才轻飘飘丢下一句，“孤喜欢她！”

他居然是太子，他居然说喜欢她……

不论随行官员怎样怨念和不满，天大的理由抵不住太子的一句“孤喜欢她”。

可待她洗浴完毕被送入他的卧房，两人单独在一处时，却再不见他摆出太子的谱来称孤道寡。

他亲切得像她的亲人，令人奉给她一盏暖茶，握着她的手，细细问她劫狱的缘由。

她觉出他的善意和爱惜，忽然间便控制不住，哭着说起自己的身世。

她说，她的母亲沈氏是青楼名妓，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为免入风尘而沦落尼庵，还说母亲死后纪叔明来找，疑心他是他的女儿。

其实最终他们也没弄清他们到底是不是父女，但纪叔明记挂着当年沈氏在他不曾高中时的种种深情厚谊，为她施银施粮，翻建庵堂，仿佛在此修行的真是她的亲生女儿一般。

他视她如女，她自然视他如父。纪家被权臣陷害入狱，她自当舍身相救，万死不辞。



她哭倒在他怀中时，他便静静抱着她。

虽一句话不曾承诺，但她已觉出纪家应该有救了。

若是纪家有救，她付出性命都不妨，遑论其他，更遑论面对的是如此优秀尊贵的男子。

他抱起她放上床榻时，她羞红了脸一动不敢动。

他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然后……

然后抱起一床被，睡到一边的软榻上去了。

虽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也没提过给她名分，可这一夜后，大家都已知道她是太子的人。

纪家出了个太子喜欢的女人，太子年轻好色，绝对会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纪家从轻发落。

荒唐却顺理成章。

沈南霜看不出此中玄机，但她对此案的结果很满意。

纪家虽落了罪名，可终于得以满门平安回转老家。纪叔明满怀感慨和感激地过来和她道别，甚至悄悄暗示她，他早晚会起复，且太子必会善待她。

而她既是太子的人，自然也不用回尼庵了。

她不仅容貌出色，更兼稳重贤惠，武艺不凡，不畏艰辛。许思颜带着这么个既能料理日常起居、又能上阵对敌的女侍在身边，亦觉十分方便，遂越发器重。

她始终没有名分，但她从不认为自己便比慕容良娣或苏保林等太子侧室低贱多少。

太子确实很宠慕容依依。她甚至好几次有意无意听到了慕容依依在太子身下重重地喘息，失控地娇吟，但一转头，太子也能叫苏亦珊或其他女人欲仙欲死，同样一脸温柔多情，仿佛也和这些恋慕他的女人一样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慕容氏所谓的厚宠，便是太子让慕容依依尽兴也让自己尽兴后，转头吩咐沈南霜去预备赏赐。

淡漠的神情仿佛是嫖客随手丢下嫖资。

沈南霜是女子，且是许思颜最细致、最贴心的女侍。所以她打听着慕容依依等人的喜好，不时以太子的名义赏下东西。

都是出身大富大贵的人家，原不在乎钱银等物。

刻了她们名字的珠钗，适合她们风格的衣衫，或跟太子在外时随手买的小玩意儿，太子用膳时多做的几份菜式。

最后都能以太子的名义送到她们跟前，遂叫人越发称叹：居然连这些都想到，可

见太子心中无时无刻装的都是她们。

她还代太子送过熏香和胭脂，但不久便被太子阻止了。

她留意了许久，才发现她们平素所用的熏香，不论是哪类，都会被人悄悄加入某些东西；她们平素所用的胭脂，不管换哪家的，也会悄悄被人放点额外的调料。

那些东西自然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慕容氏怎样留心让太医检查慕容依依平素所用之物，太医也挑不出错来。

只是熏香和胭脂里的东西合起来，日日嗅，日日敷，到底会有怎样的作用，便只有天知道了。

沈南霜只知道，慕容依依跟了太子九年，苏亦珊跟了太子四年，始终一无所出。

她不认为以太子的体魄，会真的生不出儿女来。

她已习惯了慕容依依以主母的架势统管太子府内务，甚至不时欺凌苏亦珊和她，也习惯了太子妃萧木槿独居凤仪院，和皇宫里那些徒具虚名的妃嫔般无声无息。

也许，她可以冷眼旁观到慕容依依的失宠。那一天，她必定还跟在太子身边，纵不曾真的和太子翻云覆雨，但必定还是太子最倚重信赖的人，岿然不动地继续旁观太子身边那些女人的沉沉浮浮。

但是，萧木槿……

那个所有人认为呆蠢无能的太子妃，当她终于用一双清亮如镜的眼睛打量起太子府上下人等时，那唇边微嘲的弧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南霜忽然间心乱如麻。

她的身后，传来一个温糯好听的女子声音：“久闻姐姐心思细腻，待太子殿下情深意笃，如今一见果然与众不同。”

沈南霜蓦然抬头，却见一双明如星辰的绝美眼眸正含笑瞧着她，黛紫色的衣衫在落花间翩舞如云。女子妖娆妩媚，如花中精灵般自黑暗中悄然步出。

沈南霜的手搭到剑柄上，“你不在前院待着，跑这里来做什么？”

那黛衣女子轻笑，明明甚是端庄，偏偏有种莫名的媚态，如一株夜间盛展的曼陀罗，摇曳生姿，令人心悸。

她柔声道：“妹妹我冷眼看了这几日，姐姐想要什么，大约也明白了。我想，我能帮助姐姐达成心愿。”

“帮我达成心愿？”沈南霜嗤之以鼻，“姑娘，你把我当白痴了？帮我之前，还是先帮帮你自己吧！”

黛衣女子幽幽叹道：“以目前情形看，也许，只有先帮了姐姐，才能帮到我自己吧？”



那双明如星辰的眼睛流转着月色般浅金的微芒，轻灵却带着不加掩饰的怅惘。

“我自负容色倾城，才情出众，怎甘这般长长久久屈居人下，甚至沦落风尘？等年老色衰，或许只能嫁个乡野村夫，连寻常侍女都不如！”

沈南霜愠怒，“你倒是敢想！你可知屋里那位是什么人，是你可以痴心妄想的吗？”

黛衣女子道：“我当然知道！正因知道，才不可错失了这天赐的机会！若得他垂怜，我今生今世都可富贵尊荣，更兼光宗耀祖！我需要他的怜惜，而姐姐……也需要固宠专荣吧？”

沈南霜心头忽地一阵瑟缩。

人人视她为太子的枕边人，只她自己清楚，她从来不需要什么固宠专荣。她最需要的，其实……只是他的宠爱。

许思颜自然顾不得揣测女儿家讳莫如深的心事，早已回了屋中。

成渝、周少锋等已在候着，甚至还多了个太子府府丞魏非。

江北民风剽悍，各方势力纵横交错，许思颜以储君之尊微服亲涉险地，自然处处当心。除有暗卫随行保护，并早已安排了一支精兵秘密相随，正是由魏非带领。在分了百余人留在高凉随侍太子妃后，魏非将这支人马一径带入了晋州，然后经燕安，于北乡驻扎候命。

魏非欠身而笑，“虎贲将军待太子果然忠心耿耿，恪尽地主之谊。那几个女孩儿虽是北方的，可身材娇小婀娜，容貌妍丽异常，都是太子平素喜欢的呢！”

许思颜方才对着木槿花的好心情便消散开去，淡淡道：“他大约只嫌慕容家在太子府里的女孩儿太少吧？”

成渝已在皱眉道：“这位慕容将军，敢情想给慕容良娣添堵呢！”

数十年来，北疆屡受狄人侵扰，驻守北疆的军队多由慕容家掌控。当年声震天下的大将军慕容启已经逝去，但由于慕容皇后的支持，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依然以慕容氏及其子弟为主。

驻扎于燕安、北乡沿线的主将，正是临邛王慕容宣的堂侄慕容继贤。

当然，他也是广平侯慕容安的堂侄，且算是许思颜的远房表哥。

许思颜笑纳了那些美人，可背后的主意，却只有他这些心腹知道了。

魏非道：“遵从太子安排，我已见过他的副将郑锦玉。他的家人已在咱们控制之下，又久为慕容氏打压，被迫曲意奉承，早已心怀不满。如今他已决定出首慕容继贤的种种不法行径，应该会听从咱们的安排。”

许思颜淡然道：“他自然会听从咱们安排。日后我会叫他们知道，这天下，依然是许家的天下，这兵马也是许家的兵马，容不得谁擅权自专，目中无人！”

“那么，太子的意思是……”

“虽说那些赈灾钱流入了军中，底层士兵依然被克扣银饷，偏偏慕容继贤这几年又富得流油，那咱们就从我这位继贤表哥处开刀吧！”许思颜呷桌轻笑，“打了狗，主人自然会出来！便是主人想藏着掖着，狗也会咬的吧？我倒要瞧瞧，到底是谁在蛀蚀败坏咱们大吴的根基！”

听得又有硬茬要对付，周少锋精神一振，按着剑柄笑道：“有郑锦玉的帮忙，这狗应该不会太难打。”

魏非则摇着羽扇道：“不难打，不难打……慕容将军送了这许多美人过来，特别是那位紫衣美人，端的倾国倾城，太子殿下还没谢他呢！”

众人不觉相视而笑。

许思颜把玩着手中的木槿花瓣，悠然道：“那么，快去准备吧！若他睡得悠闲，我可就睡不好了！”

这晚，很多人都没睡好。

虽然琉璃院里，木槿和她几名近侍早早就熄灯睡下，楼小眠卧房中的灯却通宵亮着。

他低低地咳，脸色比白天更觉苍白。

郑仓劝道：“公子，近来只怕还会有许多事，早些歇着保重自己要紧呀！”

楼小眠掷下手中书卷，皱眉问道：“果然都出去了？”

郑仓道：“可不是！太子妃年纪虽轻，身手并不比她那些近卫弱。听闻早就换了衣裳和青桦他们一起出去了！”

“可曾被人发觉？”

“公子不用忧心。”郑仓笑道，“涇阳侯不敢明着监视琉璃院，便是有人暗中监视，太子妃胆大心细，鬼主意层出不穷，又有青桦等人臂助，哪里会让人察觉？”

“毕竟年少，养尊处优惯了，从未吃过苦。论起大风大浪，到底见识得少。不然怎会有伏虎岗和前儿陷入溶洞之事？想着忒叫人惊心。”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些意外总是难免。便是换了公子，也未必会处理得更好。”郑仓觑着楼小眠的神色，“公子，你这是关心则乱吧？”

楼小眠扶着额，只觉得脑壳越发涨得疼痛，锁紧了眉头道：“也许吧……也许许多事，咱们不知道更好。便是我想照应她，只怕也未必能照应多久了。”

郑仓叹道：“公子你又多想了不是？明日若是病得重了，太子妃也闹心。”

楼小眠叹道：“虽说她动用了太子暗中留给咱们的那些人马，可她要对付的人也不会简单。我先歇着去，你继续盯着些。”

郑仓道：“公子放心，我已吩咐闵卫暗中保护，便是她身边的人疏忽了，她也万万不会出事。”

楼小眠点头，正要起身去休息，只觉眼前一阵昏黑，差点摔倒。

郑仓连忙扶住，跺脚道：“这几日病着，本该好好休息才是。便是想教太子妃，也大可等以后有空再说吧？”

楼小眠耳中嗡嗡作响，好容易稳住身，却只听见郑仓的后半句，叹道：“你知道什么？等回了京，她是深宫太子妃，我是朝中外臣，连见一面都不容易，更别说细细教她了……”

他慢慢行向床边，声如呓语，“当年我丢下了她，如今……便是要再丢下她，至少也要让她学会自保之道……”

楼小眠那边正为木槿担忧，不知木槿此时正兴奋得很。

她从小跟人玩闹的时候多，自来有父母疼爱，兄长娇纵，极少吃亏。近来不时被人算计，难得这回可以算计别人，便是青桦等再三阻拦，还是亲自过来了。

坐于高高的树桠上，她一边嗑着葵瓜子，一边远远地看着不远处一栋着火的祠堂。

古话果然说得不错，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

火光冲天、火焰吞吐间，幢幢人影呼来喝去，叱打喊杀之声不绝于耳。隐隐见得许世禾镣铐已脱，正持了柄极锋锐的朴刀在手，砍、劈、刺、扫均得心应手，招式变化多端，围住他的蒙面人一时根本拿他不下。

他在溶洞中被困二十五年，与鳄鱼为伴，以鳄鱼为食，当然也可能成为鳄鱼的食物。想在那样地狱般的恶劣环境里生存，武艺是万万丢不得的。何况那里无事可做，也只能把练武当作唯一的休闲了。如今他的眼睛已能适应外界光线，此时火光耀目却影响不到他，待将那些蒙面人引到稍远的暗林中，凭他夜能视物的本领，对敌时更是得心应手。很快，那里便被他杀出一条血路，他亦随即冲了出去。

贴身随侍的青桦定睛看着那些蒙面人，低声道：“公主，这批人像是涇阳侯府的人。有几人的眼睛我看着很熟悉。”

木槿道：“涇阳侯应该知道许世禾的存在，但对许世禾身上的秘密则未必知道多少，所以，他未必敢倾尽全力，精英尽出。但高凉必定有人深知内情，会不惜一切抓

到他。前面都安排好了吧？咱们跟上去看看！”

青桦点头，“我们从那边绕过去，别被他们撞上了！”

木槿应了，轻轻跃下树来，和青桦直奔向前，赶向事先和许世禾约定的方向。

她早先便已叫青桦等踩好了地点。许世禾奔逃的方向虽有树木，却相对空旷许多，并且不宜藏身。

但他们等了许久，居然没有动静。

青桦纳闷道：“莫非那家伙后悔，自己从别处逃了？”

木槿轻笑，“不会。我虽然容他先将徐夕影换了装束送到只他自己知道的安全之处，但他身上的蛊毒还未解呢，他总不能一边策马奔逃，一边痒得在马背上翻滚吧？嗯，他可以考虑叫徐夕影帮他挠痒痒，或许更易赢得美人垂怜……”

正说着时，前方已隐隐传来打斗之声。

木槿悄声道：“看来比咱们心急呢！”

两人循声过去察看时，却见一群人正捉对儿杀得如火如荼，不仅穿着宜在黑夜行走的深色衣裳，且都蒙了面。

许世禾躲闪过两位黑衣人的袭击，便见他们被另一拨人飞快拦截下来。他反而闲了下来，定定神，甚至理了理衣裳，才转身奔向和木槿约定的方位。

木槿辨了片刻，至少已辨出某个身材高大之人正是她的近卫顾湃，瞧模样已方吃不了亏，却也看不出对方的领头人物是谁。她皱了皱眉，转头去追许世禾。

青桦紧随其后，低声问道：“应该能生擒到一些人问口供，想来织布他们一定会有办法。公主，咱们打发走这家伙，是不是就该回去了？”

木槿道：“早着呢，这分明是他们的饵，大鱼还没出来！”

“……”

他们既知许世禾逃亡的方向，即便保持一段距离，蹑踪过去也不困难。

木槿老远便看到月光下闪着冷冽光泽的赤金面具，不禁握起了拳头，果然看到大鱼了。

“先用小鱼小虾引开我们布置的人马，再亲自出手劫人，好算计呢！”

“嗯，公主更是好算计，把离弦也用上了！”青桦由衷赞赏，陪着自家公主继续闲聊嗑瓜子。

金面人带了两名高手堵截许世禾，想生擒他自然十拿九稳。可惜木槿想着离弦这么个绝顶高手不用白不用，早就让青桦暗中知会过，让他一路跟住许世禾，以防另生